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哲學講座講稿之一

楊獻珍

共產主義世界觀與 主觀唯心主義世界觀的鬥爭

——批判胡風小集團的哲學思想——

內部讀物

B27

5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共產主義世界觀與
主觀唯心主義世界觀的鬥爭**

——批判胡風小集團的哲學思想——

楊獻珍著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內部發行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上海第二次印刷

27/8 印張·63,000字 印數：100,001—210,000 定價：(3)0.18元。

書號：1151

目次

序言	1
一 哲學上的最根本的問題	16
(甲) 哲學上的最根本的問題——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的 第一個方面：什麼是第一性的，什麼是第二性的？	16
(乙) 哲學上的最根本的問題——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的 第二個方面：思維是存在的反映——反映論	32
二 認識世界的兩種方法和知識的起源問題	38
三 客觀世界如何反映於人的頭腦中？	45
四 關於創作的源泉問題	48
五 如何發揮主觀作用？	50
六 關於規律的客觀性問題	72
七 自由與必然	77
八 關於黨性問題	81
九 什麼是真理的標準？	86
後記	92

共產主義世界觀與 主觀唯心主義世界觀的鬥爭

——批判胡風小集團的哲學思想——

序 言

同志們：

首先請讓我聲明一點：我這一次是承擔了一個與我自己的力量非常不相稱的任務。這是因為我對於文藝是門外漢，對於文藝界的情況非常不熟悉。來這裏給同志們講“實踐論”，講唯物主義，勢必要聯繫到批判胡風小集團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思想。可是我對於胡風先生的著作，從來就沒有看過；爲了準備講課，臨時抱佛腳，把胡風先生的著作找來看一看。可是，天呀！我的文化水平很低，胡風先生的文章我竟看不懂，看了也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據胡風先生的解釋，那是因爲是在蔣介石法西斯統治下用的“奴隸的語言”寫的。我想這恐怕不能成爲胡風先生的文章之所以那樣難懂的理由。列寧寫“帝國主義論”，是用的“伊索寓言式的文字”，用的“沙皇制度迫使一切革命者在執筆來寫‘合法’作品時所不得不採用的這種可惡的伊索寓言式的文字”寫的。儘管“帝國主義論”是用的“伊索寓言式”的文字寫的，可是“帝國主義論”人們還是很

516163

容易讀懂。胡風先生的文章之所以那樣難懂的原因，我認爲，不是在於他是用的“奴隸的語言”寫的，而是在於他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招牌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用唯物主義的幌子來宣傳主觀唯心主義，用“擁護”共產黨反對林默涵、何其芳個人的方式來反對共產黨，用反對所謂“主觀、公式主義”的藉口來反對毛澤東同志所指示的文藝方向，用反對所謂“宗派主義的小集團”來保衛他們的真正是宗派主義的小集團，如此等等。李卜克內西在馬克思回憶錄中有一句話：“明快的語言決定於明快的思想”。正是因爲胡風先生有一種不可告人之“隱”，而却又要告人，這種表裏不一致的矛盾，乃是他的文章之所以晦澀難懂的實質所在。

這裏有個極其明顯的例證。同是一位舒蕪先生，當其還是胡風小集團的成員的時候，他所寫的“論主觀”的文章，我就看不懂；可是當他一旦脫離了胡風小集團而站到正確的立場上來的時候，他所寫的文章，如“致路翎的公開信”、“反馬克思主義的胡風文藝思想”等等，我就很容易地看懂了，因爲他表裏一致了。

恩格斯在給史密特的信中說：“這些先生們常常以爲所做的一切對於勞動者已經够好了。這些先生們應該知道，馬克思是怎樣地始終認爲自己最好的東西對於勞動者也不會是够好的，他是怎樣地認爲：如果我們貢獻給勞動者的東西有一點不够盡善盡美的話，那就要算是一種罪惡！”

胡風小集團是那樣地自負，那樣地自命不凡，那樣地目空一切，我們的文藝工作同志們可以仔細地、全面地研究一下他們的著作，看看他們十幾年來所“貢獻”給勞動者的究竟是些什麼貨色？他們的作品在羣衆中究竟起了怎樣的作用？他們

的理論究竟幫助了誰？

胡風小集團十幾年來所堅持宣傳的就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思想和文藝思想，而他們却偏要說他們的那種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一九〇八年列寧在給高爾基的信中寫到他要給經驗批判主義（即主觀唯心主義）以毀滅性的回擊的決心時說：“現在出版了‘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論’。除了蘇佛羅夫的一篇（我正在讀它）之外，我讀完了所有的論文，而每篇論文都簡直使我憤怒不止。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當然，我們是普通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哲學沒有研究的人——但是爲什麼這樣侮辱我們，把這類東西當作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送給我們！我寧可受五牛分屍的慘刑，而不願參加宣傳這類東西的機關報或委員會。”胡風小集團也正如當時俄國的馬赫主義集團一樣，把主觀唯心主義當作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送給中國人民。馬克思曾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主觀唯心主義與宗教實質上是一樣的東西。列寧說：“哲學唯心主義是……引向僧侶主義的道路。”不管胡風小集團的“主觀戰鬥精神”是如何地要求革命，只要他們堅持他們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他們就有走上僧侶主義道路的危險。在“論主觀”的文章中，他們不就已經講起什麼“生生不已的天心”嗎？從此再前進一步，看一看！

拿主觀唯心主義送給中國人民，這是把鴉片、把毒藥送給中國人民。胡適是把主觀唯心主義（實用主義即主觀唯心主義）從美帝國主義那裏拿來送給中國人民，胡風先生也是把主觀唯心主義拿來送給中國人民。今天我們沒有從政治上把胡風與胡適作比，在這點上我們是有分寸的。但是，從哲學思想上來說，如果一定要把胡風的主觀唯心主義同胡適的主觀唯

心主義加以區別，或者說，胡風的主觀唯心主義總要比胡適的主觀唯心主義好一點吧，或者說，胡適的主觀唯心主義是有毒的，因而是有害的，胡風的主觀唯心主義是消過毒的，因而是無害的，我看是很難這樣說吧。正是因為胡風小集團還是站在革命陣營，所以我們黨對他們的這種對中國人民同樣是非常有害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思想，還是採取同志的態度，座談的方式，進行善意的批評。雖然一九四八年在香港的一部分同志，在“大眾文藝”叢刊上對胡風小集團的哲學思想、文藝思想進行過公開的批評，那些文章最近我才看到，我認為當時那些同志寫的文章都很好，都是正確的，揭露了胡風小集團的哲學思想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本質，那一次的思想鬥爭，是一場有原則的嚴肅的思想鬥爭，是辯證唯物主義與主觀唯心主義的鬥爭，即使如此，我們的同志還是以革命同志的態度對待他們。就是一九五二年底、一九五三年初何其芳和林默涵兩同志寫的對胡風的批評文章，也還是採取了同志的態度的，並沒有什麼過甚的地方。可是這些同志式的批評從胡風那裏得到的反應是什麼呢？是敵視，是仇恨，簡直是咬牙切齒的仇恨，是惡毒的謾罵，他用盡了一切惡毒的詞句來對他們謾罵。讀了去年七月胡風給中共中央的十幾萬字的關於文藝問題意見的“報告”，我覺得胡風的瘋狂態度已經是達到登峯造極的程度了。這不是什麼“報告”，這是向中共中央下的戰表。請看，他竟狂妄到要求取消黨所領導的一切文藝刊物，取消黨所領導的一切文藝團體。這是直接向中共中央要求在文藝方面取消共產黨的領導。

胡風先生提給中共中央的所謂意見書，充分地表現了他的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的立場是非常堅定的。胡風先生不

僅對周揚、何其芳、林默涵同志對他的批評表示了高度的仇恨，恐怕是誰批評他，他就仇恨誰。舒蕪先生在“中國青年”今年第四期上寫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胡風文藝思想”的文章中，說到胡風因為他接受了黨的教育，放棄了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便對他表示一種狂熱的仇視。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主觀唯心主義是胡風先生的全部思想的靈魂，是他的全部文藝理論的基礎，因此，是絲毫觸動不得的。很顯然，他的這個東西若被觸動了，搞垮了，他的那座金碧輝煌的可是紙糊的文學藝術宮殿也就要全部垮台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初版序中講：“自由的科學的研究，在政治經濟學範圍內，不只會和在其他範圍內遇到相同的敵人。經濟學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會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喚起，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到戰場上來阻礙它。例如英國國教會，對於在三十九個信條中攻擊三十八條的人還會原諒，而不會原諒一個奪去他的收入三十九分之一的人。”

看來自由的科學的研究，在文學藝術的範圍內也有此情形。請看，何其芳和林默涵同志對於胡風的批評，不是已經把胡風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都喚起來了嗎？請看，他針鋒相對地把何其芳、林默涵同志所講的共產主義世界觀放在他所認為插在讀者和作家頭上的“五把刀子”中的第一位。這說明了胡風先生是抓住了最主要的問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就是辯證唯物主義。這就是說，他痛恨辯證唯物主義痛恨到極點了。本來，在有些人的眼中，辯證唯物主義這東西實在可惡透了。馬克思曾經用它挖了資本家的底，揭露了資本家發財的秘密。今天何其芳、林默涵同志又用它來挖胡風先

生的底，揭露了他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本質（胡風先生把這叫做“誅心之論”），於是他們就成了奪去胡風先生的“收入三十九分之一”的人，所以，在胡風先生的眼中，他們就成了他所最不能原諒的人。

可是胡風先生果真只是反對林默涵、何其芳同志麼？在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事：馬赫主義者本是反對唯物主義的，可是他們裝作只是反對普列哈諾夫。同樣的，胡風先生本是反對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可是他却裝作只是反對林默涵、何其芳同志。

今天我們對胡風思想進行批判，乃是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即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同主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的鬥爭。鬥爭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他要堅持他的主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我們要堅持我們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即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這是這次思想鬥爭的本質。這是當前尖銳的階級鬥爭之在思想戰綫上的反映。如舒蕪先生在“致路翎的公開信”中所揭露的，胡風小集團曾經把他們自己裝扮得好像是在“決定着人類命運”的模樣。我們說，決定着人類命運特別是決定着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的命運的，絕對地不是主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而是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即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就是這個世界觀。現在全世界垂死的資產階級所賴以救命的思想武器就是主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主觀主義這東西，實質上是一種唯心主義，但我們的幹部在實際工作中常犯這種唯心主義的錯誤，乃是出於不自覺的，是由於理論水平低，沒有嚴格地受過唯物主義的鍛鍊，劃不清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界限。可是主觀主義這東西所給予中國革命的危害已經够大了。正因為這樣，所以毛澤東同志才非常痛切地說：“這種反科學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

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主觀主義——實際工作中的不自覺的唯心主義，對革命的危害尚且如此。而主觀唯心主義者則是自覺地向人民羣衆宣揚主觀唯心主義。如果這種主觀唯心主義在中國人民中起了作用的話，那保險蔣介石的法西斯統治一定至今還是固若磐石。他們根據他們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理論，宣傳什麼所謂“主觀精神”，“主觀作用”，“主觀戰鬥精神”。他們說，“人類的鬥爭歷史，始終是以發揚主觀作用爲武器，並以實現主觀作用爲目的的”，“人類並不是用自然生命力或社會勢力來鬥爭，而是用真正的主觀作用來鬥爭。”多麼厲害呀！以發揚“主觀作用”爲武器來進行鬥爭！我想這種高明的鬥爭方法恐怕不是從胡風先生開始發明的，似乎是古已有之的東西。古代的人處在專制皇帝的淫威之下，曾經用過“腹非”的方法進行鬥爭；還在了一本什麼書上看到過一種“跪着的暴動”的方法。馬克思曾經說過：“批判的武器，無論如何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必須由物質的力量來消滅。”蔣介石匪幫統治集團不是幽靈，也是一種社會勢力即物質力量。他們反對蔣匪幫集團，却不用“自然生命力或社會勢力”即不用物質力量去進行鬥爭，而只用什麼“真正的主觀作用”即精神力量去同蔣匪幫鬥爭。我想這種主觀唯心主義的鬥爭方法，其作用大概超不出那種“腹非”的或“跪着的暴動”的鬥爭方法。單用這種方法去同蔣介石鬥爭，能夠觸動蔣介石的一根毫毛嗎？

同志們，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是帝國主義的哲學，是帝

國主義者用以反對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的人民的武器，是他們用以奴役被壓迫、被剝削的民族和人民的武器。勞動人民若接受了這種哲學，他們就只能有陷於永劫不復之境的命運，而不會有其他較好的命運，這正是帝國主義者所希望的。所以，只有帝國主義的奴才胡適才向中國人民販賣這種哲學。自命爲非常革命的胡風先生，至今還死死抱住這種主觀唯心主義哲學不放，這不能不是令人很覺奇怪的事！中國人民是靠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才獲得解放的，今後還要靠這個哲學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沒有這個哲學，社會主義是搞不成的，不必說共產主義了。

這就是爲什麼中共中央號召我們所有幹部和知識分子都要學習辯證唯物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道理。不管是誰的唯心主義，都要批判、反對。胡適的唯心主義固然要批判、反對；胡風的唯心主義也要批判、反對；如果共產黨的黨員幹部中有唯心主義，同樣要批判、反對。

同志們，生活在社會主義時代的人是幸福的。但是，生活在這樣時代的人，特別是我們的幹部，必須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才能成爲聰明的人，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人，就要變成落後的人。胡風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思想、文藝思想，居然還能夠影響一些人跟着他跑，這並沒有什麼稀奇，這並不是由於他的學問有什麼了不起，也不是由於他“主觀作用”或“主觀戰鬥精神”起了作用，而是他利用了人們的落後，人們的落後使他的“主觀作用”起了作用。許多人不懂得哲學，你們看，胡風寫起文章來，馬恩列斯的話，黑格爾、費爾巴哈的話，他引證了許許多多，使人們看起來，他儼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如果誰真的認爲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

的哲學家”，那他就上了當，受了騙。有真馬克思主義者，有假馬克思主義者。列寧早就揭露過這樣的騙局。列寧說過：“馬克思主義是非常深刻的各方面的學說。所以脫離馬克思主義的人，常可摘引馬克思書籍中的斷章片義（特別是無頭腦地摘引），作為自己的理由。”胡風正是這樣的摘引家。可是有一個非常尖銳的矛盾，是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所無法克服的，這就是，馬恩列斯是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而胡風則是徹底的主觀唯心主義者。他要斷章取義地摘引馬恩列斯的某些個別詞句來證明他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理論”是正確的，這怎麼行呢？

現在中央號召我們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如果我們大家都學習了辯證唯物主義，大家都懂得了哲學是一種什麼東西，那麼，大家就都聰明起來了，大家在哲學方面都不落後了，這就堵死了唯心主義哲學向各方面“突進”的一切門路。大家不要輕視唯心主義哲學的欺騙作用。哪裏沒有辯證唯物主義哲學，那麼，唯心主義哲學就要從那裏“乘虛而入”。

一開始我就聲明了我這一次是承擔了一個與我自己的能力太不相稱的任務。可是，現在既已承擔了這個任務，就不能不來。我想，中央既決定要宣傳唯物主義，我來，如果能夠起一點動員大家學習唯物主義的作用，那麼，我的任務也就完成了。記得胡風先生在哪裏用過什麼“自在之物”、“為我之物”兩個名詞。這是哲學史上的兩個名詞。我從我們馬列學院那裏知道，我們有不少幹部對於哲學抱着一種神秘觀點，好像哲學不是我們一般幹部所能學的。如果這樣來看哲學，這就是把哲學看成是一種“自在之物”，即“不可知之物”。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我們思想工作者的當前任務，就是要把馬克

恩列寧主義的哲學在我們的廣大幹部當中變成一種“爲我之物”，這就是說，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變成我們的一般幹部都能在實際工作中掌握運用的工具。

馬克思主義哲學原本就是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的哲學，是工人階級勞動人民所能夠懂得的哲學，不是什麼神秘的哲學。只有唯心主義的哲學才是一種神秘的哲學。

馬克思早就說過：“哲學在無產階級之中找到了它的物質的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在哲學之中找到了它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光一旦根本地貫徹到這個質樸的人民基地時，德意志人之被解放爲人，就會得到完成。”

日丹諾夫在“西歐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中也說過：“其實，從馬克思主義成爲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的時候起，哲學史的舊時期就終結了。在那個舊時期，哲學只是個別人們的事情，只是少數哲學家及其所組成的哲學學派專有的財產。這般人都是脫離實際生活，脫離人民，與人民毫不相干的。

“馬克思主義不是這樣的哲學派別，相反的，它是征服這種舊的哲學，征服這種成爲少數特殊人物、貴族知識分子所專有的哲學而產生的。它是哲學史上完全新時代的開始，從此以後，哲學成了無產階級羣衆爲擺脫資本主義壓迫而鬥爭的科學武器。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種科學研究的工具，是一種貫串一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同時這種方法又以這些科學在其發展過程中所得的成就，而更加豐富起來。”

請看，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無產階級的哲學，是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精神武器，是無產階級爲擺脫資本主義壓迫而鬥爭的科學武器，是一種科學研究的工具，是一種貫串一切自然

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

馬克思還說過：“從來的哲學家只是各式各樣地說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於改造世界。”

共產黨的幹部是改造世界的人。要改造世界而不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精神的武器，這個科學研究的工具，這個貫串一切科學的方法，那是改造不了世界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乃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維護舊世界、舊秩序的武器。列寧教導我們：“從馬克思主義者所抱持的意見——即馬克思的理論是客觀真理——中間所得出的唯一結論是：循着馬克思的理論道路走去，我們將日益接近客觀真理（決不會窮盡它）；而循着任何其他道路走去，我們除了混亂和謊話以外，什麼也達不到。”不正是如此嗎？胡風小集團根據他們的主觀唯心主義所發揮的“理論”，除了混亂和謊話以外還有什麼？胡風提交中共中央的意見書，若題作他的一本書的名字：“在混亂裏面”，我看倒真是名實相副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老老實實地講道理，絕對不是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難學。馬列學院已經有了這種經驗，而且這種經驗已經成了若干學校的經驗，經驗證明，一般縣、區級幹部也都能學懂哲學。我們應當鼓起勇氣響應中央的號召，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

我們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好學，但也不是僅僅聽幾次有關哲學的報告就能解決問題。正如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所講的：“說學習和使用不容易，是說學得徹底，用得純熟不容易。說老百姓很快可以變成軍人，是說此門並不難入。把二者結合起來，用得着中國一句老話：‘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入門既不難，深造也是辦得到的，只

要有心，只要善於學習罷了。”我覺得學習哲學也是這樣，入門既不難，深造也辦得到，問題只是在於下決心去學習。

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或者說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都是一樣的）同文藝工作者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關係問題，這方面的文章非常多，而且道理也是非常顯然的，所以我不想在這裏多說。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講到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黨員和黨的幹部時說，“在國家工作和黨工作任何一個部門中，工作人員的政治水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覺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愈有成效，工作的結果也愈有效力；反過來說，工作人員的政治水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覺悟程度愈低，工作中的延誤和失敗也愈多，工作人員本身也會愈加變為鼠目寸光的小人，墮落成爲一些只圖眼前利益的事務主義者，而他們也就愈易蛻化變節——這要算是一個定理”。又說，“有一個科學部門的知識，是所有一切科學部門中的布爾什維克所必須具備的，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社會發展規律、無產階級革命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規律以及共產主義勝利的科學。”

斯大林在這裏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是一切科學部門中的黨員幹部都必須學習的共同科學，這當然也包括文學藝術部門的幹部在內。爲什麼不管是什麼科學部門的黨員幹部都必須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呢？道理講得非常清楚，就是因爲，在任何工作中，如果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原理去做工作，工作就做得好，否則就做不好，斯大林還特別強調地說，這要算是一個定理（規律）。

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教導我

們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社會。他說：“一個自命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作家，尤其是黨員作家，必須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但是現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因此，他教導我們要“很虛心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還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文藝工作者不能是例外。”

毛澤東同志的這些話與斯大林所說的，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文藝工作者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到底有什麼用處？毛澤東同志把道理也對我們說得非常清楚。他說：“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並不是要我們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這話說的再明白沒有了。

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是我們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一切問題的唯一的正確方法。共產黨的幹部觀察任何問題，只能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此外不能用任何其他思想方法，因爲你若不用這種思想方法而用別的思想方法去觀察問題，你就必然要犯錯誤。世界觀與思想方法是一致的，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有什麼樣的思想方法，沒有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就不會有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既然是唯一正確的思想方法，那麼，你若要想掌握這個正確的思想方法，不懂得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行不行？不行的。我們有些同志有這樣一種想法：思想意識好，思想方法自然而然好。思想意識與思想方法

有密切關係，但若把二者混而為一，就不對了。我們有許多同志，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確實是忠心耿耿，誠心誠意想把工作做好，可是往往仍不免於在工作中犯錯誤，犯主觀主義的錯誤。可見思想意識好的同志，思想方法並不一定就是正確的，或完全正確的。說思想意識好，思想方法自然而然好，或者說自然而然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這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看成是自發的東西，是不學而能的東西。這種看法是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是科學，科學的東西不學就不會。只有那種廉價的思想方法，是不學而能的。例如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誰也沒有專門學過，誰也沒有住過主觀主義大學，可是這種思想方法不少的人都用得很熟練。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即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或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同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有什麼關係呢？

今年“學習譯叢”第一期上譯載了一篇蘇聯同志寫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的原則”的文章，想同志們已經看過了。這篇文章中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種藝術方法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緊密地聯系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可以使藝術家深刻而明確地認清社會發展的道路，幫助他們洞察社會現象，使他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武裝起來。”

我對於我們文藝界的情況根本不了解，所以就沒有發言權。我想，如果說我們的文藝界中現在還存在着什麼缺點的話，那麼，我覺得，產生這種缺點的根源，恐怕不是在於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太多了，而是在於我們的這種世界觀還太不够吧。

非常令人奇怪的是胡風先生的論調，他派給林默涵同志